

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少年野兔

□孙晓明

父亲一介书生，一辈子写写画画，我和弟弟小的时候，常见他用铅笔在纸上随意画几笔，活灵活现的小兔小狗就跃然纸面。依稀记得上世纪70年代，他在乡村中学还教过生物和农业知识，现在看来他和小动物是结缘的。

犹记得夏日那一帧帧夏趣画面。我们家在泰山脚下科山路一座四层楼上，当年楼下小院一棵梧桐树枝繁叶茂，一直长到四楼，夏日里知了叫个不停。当时阳台没有封，父亲突发奇想，找来长竹竿，和上面筋，上演了竹竿探出粘知了的一幕，连续几天，一次能粘二十来个。母亲把知了翅膀一揪，用盐腌制一下，放上少许油，煎出一盘下酒菜，爷仨大快朵颐。最近又回忆起当年父亲粘知了的样子，上身白色跨栏背心，下身大裤衩，竹竿一头伸向树枝，一头留在靠近阳台的屋里，由于竹竿长，粘到知了后，要退到屋内拽下来，一进一出，父亲那个专注度挺有意思的。前几天，我和弟弟重提这个场景，弟弟随手绘了一张父亲阳台粘知了的速写画，还真有当年那个味儿。

除了知了，还有野兔。四五年级的我，曾和父亲邂逅过一只“不谙世事”的“少年野兔”。

那时父亲在泰安县道朗七中教书。“道朗”名字好记，少年时的我一下就记住了，它同秋天庄稼地的“刀螂”音同。

我记忆中的道朗是依存于泰山山脉的美丽乡镇，七中在铁道的北边，掩映在柳条丛中的小沙土路一直延伸到学校大门口。学校四周都是田野，北面远处是山，校园里树木葱葱。盛夏傍晚，办公室周围的美容树下是教职工集体唱“山丹丹花开红艳艳”的地方。上课下课或吃饭，都有一位眼睛不好的教工准时敲响挂在木架上的铁块。

“当当当”，空旷的校园回音缭绕。上课了，又是处在空旷的山野，整个校园寂静无声，只有我们这些跟随父母放假来玩的孩子，在悄悄看东看西，不时打闹一番。现在回想起来那是一所典型的乡村中学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，父亲从当时的泰安县机关到农中，又到道朗七中教学。少年时我常听姥姥家邻居说：父亲是这山看着那山高，言语之外是心气高，思想不稳定。当时听了似乎不大得劲，现在看来年轻的父亲也是无奈之举：在那个年代，因为家庭出身、脾气秉性，或许换一下单位，能获得片刻的喘息，抑或逃避种种不如意。

总之，父亲在乡村中学一呆就是十几年。乡村中学也给了父亲一片心灵自由的空间，既当教员，也从事校办工厂、农场劳动。

那时的教学教教停停，父亲既是拖拉机手，带着学生在北山上拉石头，又带着学生在校办工厂用模具制作水泥瓦。据当时的学生说，马老师可厉害了，什么都能教，化学、数学、物理、生物和自然，还有农业知识，同时还是体育全才，篮球、投掷最棒。

记忆最深的是每到学校运动会，父亲总是带着红塑料纸的长条燕尾“副总统裁判长”的胸条，我老羡慕他了。记得体育老师龙老师咋咋呼呼，不时逗我玩，父亲似乎不服气他，因为父亲虽然不是体育老师，但是体育运动项目每每都超过他。

我和弟弟印象最深、至今念念不忘的，是学校食堂大师傅的拿手二样菜：裹面油炸花生米、

红烧茄子。花生裹上面糊，上锅炸得外黄内酥，吃得那个香！以至于现在媳妇这样炸，顿时唤起当年的味觉；茄子裹上面糊，先炸后炖，不加肉，吃得那个馋人啊。

而大多来自农村的学生吃煎饼和咸菜。用搪瓷缸子盛上地瓜，交一分钱的火钱，用学校的大笼屉蒸熟。学生们油水很少，打开包袱皮一擦煎饼，大部分是地瓜面煎饼，好点的是棒子面煎饼，啃着罐头瓶自制咸菜，在教室或食堂吃得津津有味，还不耽误晚上的自习课。作为城市娃的我，当时对那样的至纯生活很是好奇和羡慕。

那时父亲的生活就是围着校园转，白天上课或在校办工厂劳动，晚上在办公室政治学习。一到晚上，是我和弟弟最难熬的时刻，黑咕隆咚不敢出去玩，在宿舍又怕老鼠，因为地面是黄土压实的，不耽误老鼠打洞出入，我俩只好在床上翻来覆去吆喝，不敢下床。

最期盼的，是父亲每周回泰城一趟。暑假、秋假期间，父亲骑上自行车，前边是弟弟，后边坐着我，骑行在窜天杨遮阴和四周都是秋色的林荫公路上，一路欢声笑语。

记得有一年秋天，我在泰城青年路姥姥家上学，父亲突然带回一只半大野兔。我高兴得跳高，赶紧从堂屋后的夹胡道中，挖了一个很深的窝，把兔子小心翼翼地放进去，还找来白菜帮扔进洞中。谁承想，不几天后野兔就死了。饿死了！当时我很难过，其实不知道，野兔的天性是野，哪能受此约束和委屈？

事后听说，当时是收秋的农民发现了那只野兔，众人拼命追赶。兔子估计也跑累了，当它横穿泰肥公路时，恰巧骑车回泰城的父亲路过此处。他打上车子，疾步上前，一把抓住了野兔。父亲当年身手矫健，还曾上演过骑行中徒手抓飞燕的故事。

至今记得父亲写过一首小诗：《小秋收》。句子忘了，但极具秋天收获风味，刻画了大秋过后，捡拾遗留在大田上的庄稼，如落花生、地瓜、豆类等，还有农户院墙、田埂地垄上的小杂豆、小杂粮、小药材。

心境映照现实。现在想来，那个时节，教育行业逐步恢复教学秩序，父亲心情放松了，生活中不时冒出几朵情趣之花，自然就拿起笔写点小文了。很怀念那时在乡村中学无拘无束的时光。田野里静寂得很，一幅成熟和煦的样子。嗅着玉米秸、大豆荚散发的熟悉味道，抑或是土地和草木的清香，还有果熟微微爆裂果香的味道，偶尔有蚂蚱跳起，蛐虫掠过。远处的山轮廓分明，山的颜色浸润开来，由深褐色渐渐变为淡墨色，天空高高地飘着浓淡相间的云。

还有很多时候，父亲带着我家访，到父亲的学生家做客。那时农家也没有大鱼大肉，采一把酸枣，弄一些山里的核桃、栗子，再来一碟野韭花酿制的韭花酱，放上一盘山楂、苹果，兴许还能在山中小溪里捉一盘赤鳞鱼，就着刚摊好的泰山煎饼，喝几杯小酒，聊聊家常，谈谈农事，享受一段惬意时光。

那时的师生彼此亲如一家，“马老师、马老师”，无论是男生或是女生，叫得那个亲，若干年后，父亲的学生还会和我们家互相走动，遇到大小事情，依然愿意和马老师说说聊聊。

（本文作者为泰安人，文史专栏作者，中国粮食行业协会、中国粮食经济学会理事）

【局域网】

读父

□卜昌梅

在我心中，父亲是一本无字的书，我是这本书的忠实读者。少时懵懂无知，读不懂父亲的良苦用心，当饱尝人世冷暖再来阅读时，才对其窥知一二。

我一直记得那晚父亲带我回家的情景。当时我五六岁，父亲为姥姥家修缮屋顶，一天下来累得精疲力竭。由于次日要做工，父亲想让我待在姥姥家。少不更事的我偏偏不知道心疼人，硬吵着回家，父亲稍微犹豫了一下就答应了。我家距姥姥家有二十多里，坡多路陡，骑自行车起码要两个钟头。车子一路向前，我坐在后座上，饶有兴致地听着两边草丛里的虫子们欢天喜地唱着歌，唧唧，啾啾。偶有风来，枫杨树叶摇了摇，发出沙沙的声响。经过陡坡，父亲依然卖力地骑着，他喘气的声音越来越粗，越来越快，跟耕田犁地的牛一样。待进了家门，父亲俨然累瘫了，一屁股坐到椅子上，好半天起不来。借着昏黄的灯光，我看到豆大的汗珠顺着父亲的脸颊和鼻梁往下淌，领子走样严重的秋衣早已被汗水浸透。

我一直记得父亲为我送被子的情景。我在县城高中复读时，术后在家休养的父亲偶尔会进城给我送些东西。那一次，父亲扛着被子来了。骤一见到身形消瘦、面容憔悴的父亲，我的眼泪几乎涌出来。父亲把被子递给我，简单叮嘱道：“平时该买，该吃吃，身体要紧。”我点点头，他的嘴唇动了动，似乎还想说些什么，最后只是摆手离去。晚上洗漱完毕，我摊开被子才发现里面裹着两个小小的青苹果。它们比鸡蛋大不

了多少，就那么悄无声息地躺在那里，带着无言的暖意。父亲生怕碰破了皮，小心翼翼地把它掖在被子的正中心。那一瞬间，我的喉头阵阵哽咽，眼眶发湿。

我一直记得父亲送我上大学的情景。那年秋天，我考上了北方的一所大学，刚做完化疗的父亲坚持要送从未出过远门的我去学校。我们带上塞满被子和衣服的编织袋，揣了一兜干硬的饼子，乘村公交、大巴、面包车，一路颠簸，终于到了目的地。我跟学长们说话时，父亲讪讪笑着，束手无策地站在一边。得知宿舍位置后，父亲立即扛起编织袋，每走一步都很费力。我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，提出换他背一段路，好说歹说，他都不同意。帮我收拾妥当，他就要回去了。送他到公交站的途中，他淡淡地说：“一个人在外，得顾好自己。离开爹妈了，平时和同学互相帮忙，哪怕打开水也可以顺道帮人家打一壶。”父亲说不出“与人为善”的字词，可回想起来，那些简单的话语，却饱含着殷殷的嘱托和期望。父亲往站台的方向走去，走了几步又蓦然回头，向我挥了挥手。

“父亲是一本书，没有华丽的词句，却有道不尽的真实。”如今，父亲已经离开，可当我每每用阅历和情感来读父亲这本书时，往昔岁月中那些难忘的点点滴滴都会在脑海里清晰再现。我静静地想着故土，想着父亲，心里充满亲切与感动。父亲从未说过爱我的话，一举一动里，却尽是朴拙、醇厚的爱。

（本文作者为自由撰稿人）

润物无声

□王建华

“爸爸，歌！”这是女儿回家后常常说的一句话，当然，有时也会调换一下语序。如果不是妻子复述一遍：“爸爸，哥？”我们都还没注意到这个谐音梗，结果一家三口笑作一团。

即将参加中考的女儿有些紧张和焦虑，但她有自己的解压方式，听歌就是其中一项。三年住校，每个周末回家，她总爱围着我转——征用我的手机放歌。这种爱好我们又怎能不支持呢？因此，“爸爸，歌”这句话里就常常生出许多欢笑和温情。

为人父，总想把最好的教育留给孩子。我也不例外，抓住一切机会，或潜移默化或苦口婆心地履行着家庭教育的义务。譬如，一得空闲，我就拿起书报阅读，一来这是自己心头所好，二来想着以身作则，身教重于言传。实在忍不住了，也会滔滔不绝地给她讲一通诸如“每逢大事有静气”“眼因多流泪水而愈益清明”之类的道理。我是不厌其烦，她听明白没有，听进去多少，我心中却没有底。但我必须得这样做，谁叫我是一个父亲呢？像天底下的父亲一样，像我的父亲一样。

我的父亲？我突然想起，我是父亲，也是儿子。抑制的愧疚，终于像火山一样苦涩地喷发出来。我有多久没有回去了？电话那端，父亲的声音越来越老迈而低沉，可传入我耳朵的，依然是再熟悉不过的千叮咛万嘱咐。原来，漫长的岁月早已把我搓成了一条绳子，一头连着父亲，一头连着女儿。而我，却顾此失彼了。

记得很小的时候，父亲常带我去镇上赶集。有一次，他见我蹲在一个书摊面前，着迷地翻看着那些小人书，平日里十分节俭的父亲竟然

爽快地为我买了好几本。这样的头一开，我买的书、读的书就渐渐多了起来。父亲用这种方式使我相信：我是喜欢读书的。

印象中，父亲很少严厉过，他好像摒弃了“黄荆条下出好人”的古训。事实证明，他的鼓励，成了我人生轨道上最大的助推器，远远胜过黄荆条子。上学时，我若是考差了，他绝不会发雷霆之怒，而是不断给我加油鼓劲；我工作后，他并没有在别人羡慕的眼神中坐享清福，反而鞭策我继续学习深造；对人到中年的我，他也像对孩子一样，总是激励赞赏居多。或许，父亲并不知道什么叫“润物无声”，但他在我心里种下的爱，分明生了根，发了芽，牵得藤藤蔓蔓，枝繁叶盛，一直到我做了父亲，又在女儿身上滋生慢长。

去年某日，我送女儿回学校，在车上，她依然专注地听着喜欢的歌曲。还真是个懵懂的小女孩，我心里笑她。到了学校，下车前她急匆匆地对我说：“对了，爸爸，今天是父亲节，祝您节日快乐！”这丫头，终究还是长大了，一句话让我温暖了一年。我的父亲，却没有享受到这般待遇。那天，我鼓了很久的勇气，终究还是把祝福的话语吞进了肚里。我甚至自欺地想：父亲也许不会在意这些节日吧？

转眼又是父亲节，我希望收到的礼物，是那个从考场出来、欢快地蹦跳着奔向我，嘴里喊着“爸爸，歌”的青春身影。而在乡音萦绕的地方，我的父亲也会收到他最希望收到的礼物——“爸，我回来了。”

（本文作者为四川遂宁人，基层工作者）